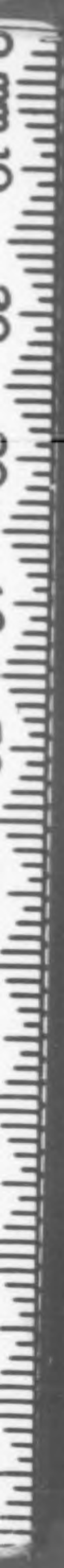


程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六之一百十  
炎興下帙

第一百六卷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其日

第一百七卷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七日乙丑

第一百八卷

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丙寅盡二十五日癸未

第一百九卷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盡七月四日壬辰



第一百十卷

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壬辰盡其日

次行有題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炎興下帙六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其日

五日癸亥責降王時雍等

臣寮上言京城之變而近臣百官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二  
 聖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如王時雍徐秉哲余大均者  
 有為虜人之喉舌傳布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如吳玠莫儔  
 者有因為姦利汚染國戚如王及之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  
 其政事如馮澥李回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商議論如李擢  
 孫覲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國以諂邦昌或為定冊之儀視



之恬然不以為怪如胡恩顏博文王紹者除徐秉哲已責授  
余大均王及之胡恩別聽指揮外王時雍等並安置  
王時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責授昭化軍  
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吳升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  
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大夫于眾人之上非以  
周旋于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苟捐軀殉國之無人知銷棘  
解紛而奚賴其官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于氛埃  
至臣子盜稱于神器苟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  
坐使尋成之差僭此而濶畧勢不可容宜罷秩之盡鑄以一

官而置散無忘自省服我寬恩

王紹除名勒傳送容州編管李權責授成州團練副使柳州安  
置顏博文責授果州別駕澧州安置孫覲責授海州團練副使  
歸州安置並令所在州軍差人管押前去

孫覲辨受偽官等狀曰臣在宿州見朝報有臣僖言章稱受  
偽楚官爵與尚議論有如孫覲李權者奉聖旨散官安置伏  
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還十月蒙恩召試中書舍人  
兼侍講資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權直學士院詔割其  
存又因東壁統制官不散特支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牽復又  
自拘執虜營七十餘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還次日便在假



即不曾赴中書省後省後學士院供職二十七日虜人以臣原非  
放還人教復見追取雖一時竄匿得免而開封吏卒圍第追  
捕窘辱百端憂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直至四月二十  
四日口陛下行臺至南京有旨催發一半官吏以臣充管押主  
賈便二十五日參假受勅口太后臨遣徑赴行在所有前後請  
假開牒見在中書後省學士院閣門御史臺可以照驗  
即不當受官爵及預議論今行遣徙置遠方寔負天下之至  
寃只緣園閉以來傳聞夫寔不加仔細一例論列若不陳訴  
何以自明伏望聖慈將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罪月日休  
究詣寔施行又辭中書舍人狀曰臣頃遇淵聖皇帝即位之

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國於四夷之禍而廟堂無  
一定之謀群奸與訛匹夫橫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  
陪輔聰明而一時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  
意拙輕犯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數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  
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欲還之賜第以為謀主宣  
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  
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  
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口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  
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于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  
仲達以棄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達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



衡父子兄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為獨置不問于是詔御史  
臺根究臣等條具衡等兄弟親戚賓客之棄官者凡數十人  
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貫死于是逃棄官守之  
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關李綱不忍忿忿欲一戰驅之而莫府  
吏士皆年少書生縱史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  
楚天覺涓劫寨之日漏語于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  
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  
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植  
三幟于開寶寺榜以御前報捷為名又張御幄于封丘門上  
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蹙焉于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

怨又論太學諸生誘眾為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五人  
流血被道毀撤廬舍掠取金帛弊幾至內訌夫今不治他日必  
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即  
殺其守尉以眾暴寡漸不可長于是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  
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嫉怨君父伏闕之後學  
官待罪何也乃降詔以獎其忠群兇懼誅勿問可也乃肆赦  
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勝以悅眾心開  
封尹代行執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京青秘書監詞  
臣追數其過宰相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王蕃潛師夜  
遁召兵于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



屬之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于是上自朝廷大臣  
下至太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罔上臣獨論  
刺以犯權貴時方棄捐爵祿以市恩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  
群嘲聚罵恬不知畏以情妄行卒陷機穽始則蔡攸覺人呂  
本中之流作為痛定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又崇飾惡語以  
併中臣終則言事臣寮又置臣于偽官之內此皆臣積致怨  
仇以蹈大難伏遇皇帝陛下御日月之照下雷而之澤一洗  
謗誣深果簡照

趙子松奏劄論列王時雍徐秉哲等十人乞正其罪  
奏劄曰臣切謂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王急先務者惟用人

而已風俗不厚廉恥道喪未有甚于斯時也小人既無所守  
則至于國破主遷亦不以為意稽首偽朝自謂得計蓋緣平  
日習與性成不復知義利之分耳今王時雍等盡趨行在意  
氣揚揚略無忌憚臣聞京城市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  
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  
逼太上皇取皇子污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  
嬭御却城無小無大指此十人者為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  
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虜騎甫退此十人皆日夕締交  
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問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金賊肆出  
詭計辱君父以安已亡社稷以要功秉哲身為京尹余大均



為少尹助賊為虐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急于寇盜立賞召  
人告首必欲搜羅竭盡而後已有捉事人姓喬姓胡姓韓者  
尤為殘毒至于拘濟王夫人于置坊鎖閉如牢獄捉事人無  
高下今皆有巨萬之富矣并僑往來傳金賊語言迫脅城中  
士民俾皆捨正從偽邀請太上皇不容少緩言氣軒鶩上皇  
至江下瓊統眾兵不恤國難棄君徇賊無所不至皇后及東  
宮將出都城人號泣遮道願無出瓊斬數人以徇趨車輿以  
趨虜若及之得罪淵聖乃藉賊威以陵侮朝廷不復知有趙  
氏為虜人搜索宮嬪擇其美者藏之私家邦昌既僭號胡  
思獻赦文曰無湯武之征誅有堯舜之揖遜遜字直用濮安

懿王諱邦昌皇恐以為不可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安懿王  
猶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以小事  
大畏天者也蓋謂陛下在外教邦昌畏金賊而不推奉也至  
王紹則尤為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官祠既  
未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使此曹手熟則人主何以  
立國天下亦失望解體矣若不付之詔獄考治其罪臣恐小  
人辨辭飾非姦惡之狀無以暴白于天下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將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上以刷二聖危辱之耻下以  
謝宗族驅虜之禍永為萬世臣子之戒臣不勝忠憤  
趙子崧家傳曰子崧字伯山太祖皇帝之六世孫也崇寧二



年貢禮部奏名為第一賜進士出身宣和中除徽猷閣待制  
時王黼當國方議平燕鄭公居中領樞密生日士大夫例以  
詩為壽公因以保全生齒固守歡盟為諷鄭笑曰能保否能  
守否公曰能保呼韓足矣鄭深領其言已而任子諒王子飛  
皆以書論燕事子諒謂巡邊之兵不宜過白溝一步子飛謂  
當遣辨士往使遼主問女真事使勿講欲兵助兵欲財助財  
遼人必感服減歲賜削敵國禮倚以為外藩可保百年無虞  
是真得燕也不然我且殆矣公携以見鄭鄭奇二說而黼乃  
創立尚書省經撫房凡燕事皆專行密院至不與有識危之  
郭藥師來朝公察其微密語李丞相邕曰藥師叛遼歸宋

其早見之坐殿門外瞻視非常有輕中國意大則為侯景小  
則為祿山李相愕然曰子謂何以善其後公曰軍中最黠者  
張令徽劉舜臣也志不在藥師下今若以燕薊封藥師為廣  
陽王以檀順封令徽舜臣為節度使許世守如折氏常勝軍  
授田為世業尚可紓福也明年黼又括諸路出夫錢盜起京  
東河北天下騷然命初下雖丞相亦不與聞公又語李曰自  
古立大事未有無定論者管仲佐小白霸天下孔明說先主  
取荆取蜀皆預定計今平燕不先計軍食乃竭四海之力以  
供無藝之求何可繼也某嘗謂若為得燕寔亡河北京東今  
既取夫錢則寔亡天下矣李起握公手曰當為上別白論之



已而聞有旨未輸者減半然民已困矣黼夫上意頗欲置相  
一日李問客曰今日孰可相者居士曰無人可相坐者驚視  
不敢答李問其詳公曰里中有病傷寒者一醫汗之一醫下  
之外雖支持而中已耗矣謝前醫而訪草澤名士後至者投  
一藥則殆乃歸過焉今國事大槩類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  
二十餘年二人者家富于國志得意滿全身而去天下病矣  
公諫望公為相公欲如何醫治李唯唯九月李果相公與李  
厚暢然思引去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郭彙師叛金師  
陷燕山居士即具奏乞留黃河春夫修城浚築之未幾虜至半  
駝商游騎過咸平諸州大震獨陳方輿板築兵夫二萬餘人

居士又說三砮屯于城外收士卒礪器械以示有備賊至仲  
舒周去陳百里而返先是聞上皇命淵聖為開封牧且有南  
巡意任子諒時居陳居士問此舉如何任公曰可危也上果  
東下太子留守功成位不益萬一少歟歸罪留守矣居士曰  
公言與某合然非內禪不可任公復乃議以書廣相意云  
曰是其意也丞相死能為寇準公能為趙鼎否公曰敢不勉  
旗後而奉大赦列位宣讀公大慟至不能起明年竭力治守  
禦謂虜必大舉自六月後即疏言畿之西南宜屯兵為備不  
然虜且抗吾師絕餉道又曰朝廷不須論三鎮棄不棄粘罕  
幹離不非爭三鎮寔南鄉而爭天下宜大為之備願詔群臣



母以同異為議論專以國事為急其詳見奏議九月四道置  
都總管公以書曉譬王來又以書約穎昌應天蔡穎諸郡緩  
急相救援十月詔下團鄉兵公牒穎昌壽春府廬蔡舒光蘄黃  
州信陽軍勤王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救斯民于五代  
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  
傷夙夜講求盡復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虜賊  
再犯京闕尚未退師天下之所痛心兼聞虜騎所至惟務殺  
戮生靈劫掠財物驅虜婦女焚毀舍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國  
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于死地以逞其  
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况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

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家室之時所當身兼臣子情同休戚朝  
夕究心不敢少寧須賴鄰境犄角輔車協力以捍賊勢  
以蕃王室近奉密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為戰節鉞以下並以  
充賞請諸郡縣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懷忠憤多方措畫  
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眾所推服或武藝絕倫謀略可用或  
膽勇敢死不以軍民世家子弟務在存恤激勵人人自奮知  
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富貴免殺戮虜劫之患轉禍為福其  
利甚大又于靖康元年蠟彈奏狀曰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  
日後來不得京進道路隔絕賊馬出沒不測自今月初十日  
以前平安十一日以後諸縣及村落日日被劫臣赤手獨捍



孤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至尊父子在內臣尤激切痛徹五  
內見竭力守禦以死報國自六月後來奏報不蒙施行今日  
果見危急輒募人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又  
泐曰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嚴守輔郡累次不蒙施行  
今來賊騎猖獗本府境內討虜日夜相繼又以京連不通民  
心疑惑西道總管南道不知下落今月十一日胡騎至本府  
城下臣見竭力守禦終恐無以報國徒有一死仰念至尊在  
都城四面隔絕痛激五內無以效毫髮臣見病心氣脚膝之  
疾曉夕巡城僅存皮骨輒募人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  
以安民心臣獲得奸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應毋輕信

誤國之言又募張澤隨陳貴齎蠟彈奏狀曰臣今月二十三  
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亢齎文字至本府及  
蔡蘄州內張亢將帶文字不見陳貴獨到不知處分何事臣  
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團結軍民六千餘人  
前去尋訪張亢不見遭賊馬衝散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遭驚劫屢至城下臣堅壁  
固守上下一心竭盡奮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已殘  
破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庶幾遵  
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廷那兵來京畿近  
郡勦除討虜以斷糧道其利甚大臣聞胡直孺在蔡驛杜常



在穎昌范訥馬忠在南京伏望聖斷責使致命毋令端坐觀  
釁又再遣人齎蠟彈奏狀曰臣于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  
百姓張澤同樞密院差來使臣陳貴齎奏狀前去至十二月  
初二日張亢方到領樞密院十三日聖旨即時差人關報鄰  
即多方措置招集兵馬外初三日陳貴復回稱二十五日虜  
騎攻京師遂致前去不得臣義兼臣子痛心疾首夙夜隕涕  
恨無捐軀之所臣聞范訥馬忠王淵在應天趙野在單州逐  
人所將甚衆又聞郭奉世將京東兵到亳州及江南湖北刀  
弩弓箭手正兵萬數不日皆到宿亳間臣累次遣人間道移  
文及以書催促趙野范訥朱勝非併力入援仍責以大義言

甚切至臣已檄廬舒蒟壽光蔡蘄黃等州發遣勤王人兵到  
候一併團結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平安詔旨無以自存  
謹再募人奏聞伏乞回降指揮以安民心所有本府曲折候  
路通續具奏報俄聞二聖出城東都四鄰皆陷公乃誓衆設  
壇歃血以獎王室奮義力與虜拒其攻脅說誘日甚公且守  
且戰愈力首尾半年乃保全孤城以通諸路道勤王之師康王  
大元帥奏除寶文閣學士擢參大議張邦昌僭偽首移書訶  
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其偽臣王時雍二書皆千餘言辭指  
激切姦謀遂沮又多方間探京城事跡即令其人供其罪狀  
以蠟彈赴大元帥府隔絕之勢遂通而虛寔得聞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元, 年, 六, 月, 五, 日, 癸, 亥, 盡, 七, 日, 乙, 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

災興下帙七

起災建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七日乙丑

又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狀曰責到翰林書藝局着綠  
藝學李恭佐于二月初五日大金軍前取出至青城見說初  
六日冊立張邦昌右子崧等世受國恩叨冒從列聞上件稱  
說痛徹肝心不免差選承事郎徐文中從事郎范塌躬親管  
押李恭佐一名前詣大元帥府伏望玉慈詳李恭佐等所供  
及乞引至帳前細詢問深惟宗社之重日下進發大軍移屯  
南京仍乞選將命帥提精兵要擊河北迎請二聖還關兼契



勘南京係興王之地鴻慶宮神御所在可以弭台四方子松  
等見一面會議各發間探合軍前進至城下誅討僭逆迤遞  
前詣大元帥府軍前躬聽處分小貼子子松等竊惟國家之  
制親王素無握兵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权此  
殆天意今王室危難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計仰副二聖付  
屬之意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奸雄乘變而起卒難  
平定欲望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  
方旬日之間可傳檄可定又小貼子契勘南京汴水通流發  
運使向子諲已到永城方孟卿亦在泗州伏乞札付逐官催  
促糧運至南京應辦大軍又小貼子徐文中李恭佐久在賊

寨備知勇情范塌故學士范鎮之孫忠義世家伏乞親加詢  
問同何志同翁彥國申乞用傳亮狀曰右子松等竊見通直  
郎傳亮生于西陲習知兵事昨自金賊侵擾亮數上書計策

朝廷召對未上殿間報罷亮還關中久之暝上思其所陳復  
遣觀察使韓膺乘駟求訪洎亮承命赴關至陝府金賊已圍  
京城間關脫身至蔡州遂與士民建議勤王兩月之間其衆  
大集某等見其治軍紀律精明計議審詳各以兵委之統制  
亮忠憤慷慨受之不辭見今進發入京畿方今朝廷命令隔  
絕國事危急如亮人才誠為時而出但名位至卑恐未足以  
鎮服諸將伏望大王特賜詳審與近上一職名使其



人知大王深念宗社之憂以得士為急務益加感勵趣立大功以報朝廷又同何志同等繳元青狀據河北統制官趙辰解到京師百姓元青一名責到狀說番人國相立張相公做官家呼為大楚皇帝待要遷都江陵右子松等契勘今來元青供狀比李恭佐等所述尤更詳細萬一是寔即國事危迫當如救焚拯極溺不可少緩所有遣范塌徐文忠齋狀申陳竊憲道路艱難不以時達兼恐王府未見得今來所供事狀之詳伏望大王帥大王深以宗社為念詳酌某等前後所陳立賜裁斷早移行府號令天下若更遲留竊憲逆臣盡以中原賂賊移據江東形勝之地自保家族根本一去即于興復王

室爭勢轉難又遣閻真札子子松近兩具札子又與何志同翁彥國同衙兩遣屬官徐文中范塌及使臣鄭寔等四次申稟統事必呈達王府某荷國厚恩蒙太上皇擢在從班付以藩輔二年守禦竭力盡智粗免狼狽今親見國難如此未知死所勢瀕不避誅責以底裏上布不復以一身禍福利害為慮前所申陳似可無疑今日又得逃歸者三人大槩不異而親賢宅七少保孝忱下兼童親被開封府尹勾出令隨本官北去其人奉先寺十餘日逃歸稱凡親王宗室公卿皆大尹徐秉哲勾追赴賊砦宗室逃在民間者差捉事喬姓吳姓人搜捉必獲又有淮寧府百姓蔣德逃歸稱城上城下並無番人自三



月二十九日去盡見有官員打青繳在城上差兵出城剗城  
外擾道仍盡閉諸門未搭濠梁以子松觀之即是逆賊已為  
固守之計若更遲疑必失兇會某除已遣陳輿一軍入咸平  
趙宸一軍入鄆陵及會合翁彥圖前軍與何志同蔡州等軍  
差傅亮克都統制初四日已離本府前去入衛如到近城見  
得端的即一向討逆子松愚見以謂兵法先殺而後宴用力  
不如用智今逆賊盜據勢不自營閉門剗城必是待金賊渡  
遣輕兵或已留兵在城裏伏乞速下明令差敢死之士前去  
京城格諭臣庶有能執賊以城歸者酌以重賞兼聞左言作  
樞密范瓊作殿帥可說諭二人轉袖為福以先殺擊之以智

謀懷之則不戰而自平子松又思之萬一逆賊詭計遣使奉  
迎大王亦乞審處未可班師按軍近甸歸召諸路之兵進討  
亮逆喻使自縛遣上將清宮然後入謁廟社迎請二聖以展  
孝道承制賞罰以繫人心戎賊聞之自應胆落小貼子某聞  
賊臣懼于金賊乞多留兵衛或擁兵而南弄或詐稱兩宮以  
惑四方尤不可不防乞速賜戒約州縣併力誅討又繳元祐  
皇后冊文狀曰右子松等今月初六初七初八日節次掇出  
京人及淮寧府寄居官收接家書並稱京師已迎請元祐皇  
后入宮并曾于太廟行禮及遣使詣大元帥康王軍中奉迎  
歸京言說並同及得何志同家書并錄到冊文看詳引用故



事即是張邦昌逆狀昭著理當便行討戮某等竊謂兵事貴  
速不可猶豫伏望大王深惟宗社之重乘機進發駐軍東明  
子松等各引所部兵前去躬聽處分若果曾遣使詣行府迎  
請即召張邦昌及骨軍左言范瓊等躬親以素隊出詣帳前  
聽分別遣親信官然後入城設或遲回却恐奸人闕伺致生他  
變又申利害札日一契勘金賊圍閉京城將及半年朝廷命  
令隔絕不絕竊慮奸賊詭詐妄出誦令鼓惑衆聽致四方施  
行不一深屬不便乞速賜通行下諸路州軍自今後凡有事  
宜並申宣口大元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偽冒文字並不得施行一  
知元帥府自今誦令宜結人心使知不忘宗社如近京州縣

曾被賊馬燒劫去處欲乞速疾行下並與放免今年夏稅一  
料仍乞逐處監司具合寬卹事件疾速申稟一契勘張邦昌  
弟邦基見任通判廬州并邦昌之母親屬盡在邦基家居住  
竊慮別生事端乞專委知廬州馮詢提舉淮西茶鹽范冲火  
急密切收捕張邦基并邦昌親屬斬首以絕奸心所有本家  
財產盡行拘管入官一宣撫使自童貫譚稹蔡攸輩為之取  
侮四夷敗亂天下今范訥尸此任通撓自行罪狀明白况兵  
馬口大元帥既已開府則宣撫使自合放罷伏望詳酌施行一  
契勘逆賊見據都城勢力漸固四方勤王之兵觀望首尾恐  
誤大事理宜速行江寧府以脩緩急竊慮奸賊乘勢先有窺



伺江南之意欲乞更賜嚴切催促諸路兵馬發進討逆外別  
行選差公忠才明官前去江南措置事宜庶得首尾內外相  
應可濟大事一淮南賊關瑾猖獗蘄黃之間嚴州遂安縣賊  
黨益熾荆南竊據未得平定群賊李孝忠等見在穎蔡境內  
有窺伺中州之意若不早行措置恐聞變乘衅盜據一方則  
大事去矣契勘江寧府最是扼要去處見係宇文粹中右丞  
知府欲乞詳酌如可以委任即速賜札下如有所疑即  
速賜選差有才力官委以措置不可少緩寔恐盜賊滋蔓曠  
聚蜂起擾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伏望疾速施行又申依應  
前赴京城狀曰奉大元帥行府四月六日札子令依前來措

置事理奉迎即睭圖保万全所有抑逼城中推立僭偽事或  
非本心請進兵近城按甲不動以俟當府遣人通問如金賊  
有存苗下官吏兵馬即盡行掩殺者右子崧已催發何志同  
翁彥國節次入援及依應今來王旨外子崧亦起發前去京  
畿至都城聽候大元帥行府指揮伏乞即王慈詳子崧等累申  
事理速賜移府近京庶免姦計不行早見興復不勝祈禱之  
至小貼子十二日捷向子謹報有稱御前齋文字人初七初  
八間夜半自亳州前去廬州認是邦昌往問其母子崧先以  
申稟乞下廬州說察未奉即王旨俞允便宜于初七日移文廬  
州知州馮詢提舉茶鹽范冲存卹其母說察其弟邦基及叔



添差朝奉郎趙令儵克通判專一防禦外萬一先為逆使所  
得州縣未知事體或致尊奉或遂殘害皆害大事伏乞行府  
連賜遣官星夜前去說諭馮詢范冲令儵示以寬大之意仍  
將逆使拘執及取索元書繳申復奏狀勸進凡數上不已上  
既登寶位特授公延康殿學士建三屯之議曰臣竊惟古者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拓地非所先也疆場既廣必有腹心之  
患蓋因有益以作無益其為患可勝言哉國家累暇相授未  
嘗玩兵雖北虜景德之役元昊寶元之叛亦務函容兼愛夷  
夏之人不設起邊隙尋干戈故百餘年間天下安然豈非以  
四夷為中國守乎自王安石首用王韶韶開熙河高遵裕為五

路入界之舉徐禧敗于永樂西邊繹騷民力重困宣仁聖烈

皇后守口祖宗之法為甚嚴每戒邊臣不得生事紹聖之後章

御蔡京相繼用兵以幸厚賞所得尺寸所費山嶽視人命若

草芥用邦財如泥土童貫尤無遠慮凡一出師敗績則掩覆

而不以聞取荒地葆遠壘則錙銖以計功疲弊生靈累無所

備遂使五路精兵皆困弱進亡不可復用此開邊之患近在

目前也未流買地燕山馴致禍亂可不鑒哉其熙河等五路

自紹聖以來進築州軍堡寨伏望聖慈委諸練邊事臣僚同

五路帥臣相度將不係要緊控扼去處並罷明遣使告諭夏

人示以德意却守禦之兵分屯陝西路却却陝西見在兵馬



捍禦河北河東與河東河北之師為三屯之計如此則省財  
用固舊疆結夏人吐蕃之心收將佐士卒為中原之用是一  
舉而有數利也此者虜騎雖遠而瀋衛河陽屯兵脩壘募舟  
北岸以示再渡若不急作措置其可慮者甚大今若那河北  
河東之兵六萬人分為三屯一屯京東澶濮之間一屯河中  
陝華之間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脩非常虜若守約不  
渝自足張敵勢萬一虜騎南渡則三道並進深入搏燕山雲中  
之虛焚舟渡河示以必死必自為戰未必不成功也兵法曰避  
實擊虛又曰攻其所必救臣雖不知兵徒盡愚忠惟陛下更  
下公卿詳議留神而擇其中其後奏札乞正王時雍等十

人之罪付獄鞫治明正典刑為其黨媚忌乃設陰謀使鎮京  
口總十旬趙方反公重傷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忌者計得取  
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後復脩撰卒

詔荆襄關陝淮江以脩巡幸

張昕傳亮召赴行在

先是右僕射李綱進劄子大畧謂河東河北兩路國家之翰  
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所失者真定懷衛瀋口  
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  
郭者依城郭無城郭中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孺  
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故乞



于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  
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倘捨  
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于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  
用將何以處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于此有旨除河北置  
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經選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  
以聞網薦張旂傅亮故旂自責授鳳州團練使江州安置亮  
自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被旨

趙子松守陳州關孝忠守秦州黃叔敷守襄陽府趙子樑守汝  
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松  
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敷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樑

除寶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府江陵府王襄  
趙野散官安置

制曰趙用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為辭諫春秋之誅者莫先  
于功意俱惡尔頃繇近所出提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  
先死聞君父重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願避之私至巧作  
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于胡越以生靈不啻于草菅言者以  
聞為之于邑其黜徙于散秩用投畀于遐荒茲謂陰寬毋忘  
至戒以為提管日逗留不進故有是命

六日甲子內降七事手詔

朕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喪育函夏百七十  
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  
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遠金人之  
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不疑墮其奸計神都失金湯之險  
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徙迨朕叔父弟昆宗戚  
族屬悉被驅逼禍變之臻古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痛于朕  
心念父兄幽辱于窮廷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胆不遑  
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于朕躬宏濟艱難  
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遠當隆暑露之久尤軫朕懷  
當加犒賜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嘉憫當厚

與撫循賊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清兵為資  
因聞勇掠殘破郡縣雖已降赦今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贖  
吏為奸乘時倍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  
憲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  
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任用旁招俊乂竄出奸回協  
成治功以萬中興之烈嗚呼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  
當同心以相扶持天下之軍民不願淪于夷狄當協力以相  
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隣敵悔禍奉還盡輿則予一  
人以保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躉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制曰節義廉耻朕所望士大夫者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  
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牘汝安敢此哉具官某奉事兩  
朝嘗忝二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辯正偽而  
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秘以分務于陪  
京服我保全母止惕勵言章論列防河兼受偽官故有是命  
季若水忠義無與比論已推恩外可特賜謚  
劉齡能死節不為敵用特贈資政殿大學士特進

制曰忠人臣之大本全者死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  
我仰成之者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  
某天資莊重心術遠明內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臨邊鎮揚

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屬朝廷之變不幸聞名于醜虜  
將令數節于偽廷龔勝飾巾心肯移于二姓仲鍼臨穴人將  
贖于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免精爽不昧欽  
承

譚世勛贈延康殿學士

制曰松栢有心于歲寒而乃見璫璣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  
遭胡虜之亂常陰攻士夫之所向責其大節全者免人方嘉  
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冠  
群書文馳極摯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末獨得古  
人之大畚預時髦之選徧更法淺之華二曜所知群臣鮮及



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甄濟佯瘖靡污天寶之亂而龔生透天不見南陽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警具臣之聽以為信史之光冀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

制曰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往往符之寄遠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虜之醜勇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絕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潛然而出涕茲升華于秘殿仍加恤于遺孤庶爾精忠光吾

信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炎興下帙八

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  
丙寅盡二十五日癸未

八日丙寅內降黜責士大夫手詔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  
仕于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  
者乘時為奸靡所不至寔為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迹狀尤  
顯著者量加竄黜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  
也至于武臣卒伍理當閱畧以責後効惟王宗濞首引衛兵  
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



三朝正會編  
一  
衆其體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內降手詔王宗濞首引衛兵逃遁至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  
姑示含容一切不問宗濞可散官安置

制曰國寶城闈賞誅而已將援枹鼓死生以之矧提禁旅之  
嚴中護皇居之重倘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王宗濞蚤繇戚  
畹之華擢真殿嚴之邃庶免自力上蒼所蒙方兵戈交內外  
之鋒于呼吸有存亡之變衛我宗社特爾腹心乃無効命之  
忠惟作全軀之計望風警警委衆潰奔朕惟禍亂之原知汝  
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尚緣四姓之親姑從八辟之  
議爰鑄罷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

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繼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

司有請也

傳雲特授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克大金通閣使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驚  
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沉鷲有謀雖山濤不學于孫吳而季布  
得赦于梁楚比選出疆之使寔膺伏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兌  
微見于言面宜加寵數送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  
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佇來歸  
毋忘自力



遺史曰先是上即位痛念奎輿北狩未還欲遣使于金國通  
問且祈請河北已差周望而河東難得其人李綱荐粵有專  
對之才粵字彥濟臨江軍人進士及第時從事即乃改宣教  
郎借工部侍郎使于金國識者已知上意在乎講和矣  
募河東河北忠義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戰破賊者授以節鉞  
餘賞有差

宗澤奏札論不當割地

朝廷議割河東河西及陝之蒲解宗澤奏劄論其不便曰臣  
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之  
相授爭先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祐為民推戴入紹大

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  
議割河之西又議割蒲之解乎此三者太宗基命定命之地  
奈何輕聽奸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  
陛下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賊  
再犯未嘗用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伐但聞奸  
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暮進一說以乞盟惟薛之卑惟禮之  
厚惟賈言是聽惟虜求足應因循踰時終之聖播遷后妃  
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禡正宜天下臣子弗與賊虜俱生  
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  
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



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歸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騰捕赦文于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西遷既覆之轍尔是欲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伯尔為是說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忠義之禡忠義之氣俾河東河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為忠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衰老不勝憤痛激切之至

十二日庚午謝克家范宗尹並落職宮祠

制曰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位謝克家范宗尹被罷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楊雄之投天祿自以無他然鄭度之貶台

州難于幸免宜鑄華秩退領宮祠茲于宏貸之恩毋庸有循之戒

十四日壬申內降河北河東諸路官吏軍民手詔

詔曰敕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克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受爰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康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墮勇奸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宋社玷危既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割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相戚以行



三朝正史卷之四  
四  
夷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搃師臣民推戴，迫以大  
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胆，疾首痛心，願與天下  
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路守臣  
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  
勵士民，屢挫虜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  
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  
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  
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盡輿  
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兩  
路州縣官守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

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  
餘官吏軍兵等優加賞賚，應稅賦貸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  
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  
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一暇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  
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躉狄。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河  
北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知姓名  
以聞。

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  
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  
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揆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



又命使臣齎夏葯徧賜兩河守臣將佐

又命推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河州郡

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河東陝路西漕司廣糶應付  
兩路

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于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于永興  
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

李綱傳信錄曰石詔命數事皆上意也于是兩河知天子德  
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  
往抽退

十七日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降兩官

制曰御史于百官之回邪政事之闕失皆得而言之朝廷所  
恃以為安危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願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內  
侵變生都邑蓋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曹無一言為國長慮乃  
始終和議墮勇計中今而不懲失刑政矣禘官二等聃著厥  
辜尚服寬息無貽後悔

范瓊加定武軍承宣使為御營使司同都統制以討李孝忠  
范瓊在京師圍城中心迹甚惡上初即位姑示涵容瓊至行  
在乃自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温州觀察使加定武軍承宣使  
為御營使司同都統制俾率兵在討李孝忠是時孝忠作亂  
于京西也



叔向伏誅

叔向擅置救駕義兵所招聚兵得京城統制于渙在其軍中渙有悟以為未便乃詣南京告叔向不得擅起兵命劉光世擒而誅之渙後隸留守司

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河北經制副使

制曰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其官某粵送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夙夜分朕顧憂乃止多美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節制之崇仍損使叔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以與金人戰于河北敗績故有是命

張昕為河北路招撫使

張昕乞車駕還關有五利不許乃授昕河北路招撫使相州百姓岳飛初隸昕為効用

耿南仲責授節度副使南雄州安置

制曰梁信侯景之奸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謀者失于毫厘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傳之賢選參儲禁淵匪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梳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之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歎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曠既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刑之謗而煩言荐至重此難私姑



黜置于散官用竄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何追南仲以專  
主和議而遭論列落宮觀士論未戢臣僚因再言其事故有  
是命

林泉野記曰耿南<sup>仲</sup>字晞道開封府人深明易經賢聞馳名元  
豐五年登第<sup>口</sup>淵明在東宮除太子詹事授太子以易靖康初  
叔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sup>子</sup>延禧為中書舍人  
金人犯順南仲怯懦無謀每佐李邦彥吳敏主和謝克家孫  
覲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民附會南仲<sup>口</sup>康王出使禧  
辟延禧參議加龍圖閣直學士金人欲割河東河北命兩府  
二人往議聶昌<sup>碑</sup>以親南仲<sup>碑</sup>以疾<sup>止</sup>怒遣南仲割河北聶

昌割河東昌至絳州為百姓所殺南仲聞不敢往會<sup>康王</sup>起  
兵相州以延禧在幕府故往投之兀元帥府事皆與連<sup>御王</sup>  
即位南京克禮儀使未幾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後臣僚言其主和誤國之罪落職再言降軍節度副使南  
雄州安置至吉州卒所著易講義易明象二書行于世延禧  
字伯順為中書舍人<sup>康王</sup>出使辟延禧參謀除龍圖閣直學  
士制曰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于萬里海外而  
以博士通經術者為之<sup>貳</sup>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  
使副以待從之良選任之難視唐為重矣具官某疏亮宏博  
清明冲淳典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群動潛宮之舊義



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脩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  
 不遲去父母之邦而大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心願婢子之  
 語擢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膺之憂以靖干戈  
 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康王建大元帥府為霸府官屬王  
 即位進中興記表曰參大府之末僚建明無補紀中興之盛  
 事潤色非常長強勉成篇矜慚罔措臣某謝竊以乾元首出庶  
 物佑下民而作之君上帝監觀四方有大德者得其位洪惟  
 巨宋嗣有真王輔德而四夷咸賓干戈不用允治而萬世永  
 賴年穀屢豐遭奸臣變更之餘至國制搶攘之後統及詩人  
 小雅之變誰思創業大風之歌金國肆殘暴之威彼萬方並告

于上下皇天有恢復之意俾一人輯寧于邦家始緣五利以  
 和戎繼長萬夫而建帥暨經大變迄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  
 湯勇自天堯仁因性聰明睿智而不殺剛健萬寔而日新初  
 臨銅馬之營推心而不貳逮出靈武之使脩睦而無疑崇臺  
 定三箭之祥朔部有兩王之號及大呼而起義勃興帟變之  
 文至勸進之交章肇正龍飛之位釐釐而者欲雪大耻左袒者  
 咸懷舊恩君萬邦而百官是承唯天佑于一德齊四海而萬  
 姓悅服唯民歸于有仁雖險阻艱難之備更益損益盈虛之  
 有待念淵駉迨巡而臨遣與陛下英銳而請行錫玉帶乃傳  
 國之祥合春秋乃受命之始凡漢廷之迎代即與靈武之奉



肅宗歷觀人鬼之謀參考符瑞之應行軍集諸將之議定策聽老臣之謀事有初終跡存首尾障狂瀾于既倒孰知崇論宏議之所由揚偉績于無前要明盛業之初當于文館鉅儒而求鴻筆乃以帥幕旧屬而及微臣伏念臣本乏材但緣遭遇頃陪後乘蓋捧辟書畫預兵戎之謀夜陪樽俎之末辱褒音之屢及認眷獎之彌隆予犯負羈縲而從文公固顛愚而有罪鄧晨以圖讖而知光武帝精白而無他故茲流落之餘每荷恩矜之及願臣淺陋何所發揮然臣聞建元太始之施為馬遷過于矜夸至天下以為近誇建武中元之符慶史官不容撰集故來世罕得傳聞如臣一介之微乃有干齡

之會摹寫乾坤之大自揣難工攀依日月之光徒知盡力忘其無識狂則有餘

二十日戊寅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

二十一日己卯金人韓高不殂

節要曰韓高不知皇帝即位于南京故與粘罕于草地避暑詠還太上皇粘罕未之許韓高不打球冒暑以水沃背背病傷寒而死金國太祖寔錄曰韓高不名宗望呼皇子

二十五日癸未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臣僚章疏論受偽命臣僚多有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



問在假上章未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呂好問辯事偽楚秦劄曰臣輒有誠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世

受朝廷厚恩義同休戚多事之際理不當自退自逸然事有

不得已者豈免喋喋伏念臣賦性迂疎分甘退縮昨淵聖皇

帝召臣猷畝之中擢至言路超踰等輩遍歷要近屬胡虜猖

獷都城失守淵聖皇帝再幸軍中因而不返臣憤痛切骨屢

欲自裁蓋嘗投狀乞守本官致仕而孫傳張叔夜責臣以世

忠之義當死社稷不可止為身謀求自免而已臣寔感其忠

謹許以身任其事苟或不成繼之以死于是執手泣別相勉

盡節臣念变故至此難以力爭思在天下當立之人唯陛下

而已百端經畫未所通誠懇導迎立之意並是夜聞方啟諸

處訪問書寫文字既而張邦昌入城臣首勸邦昌應天順人

迎立陛下時張思聰蔡安中傅樞吳革李進皆預臣謀孟忠

厚蔣師愈常淵皆知其事後趙子昉輩宗室戚里亦多知之

則臣之心跡不為不顯以天地宗廟之靈陛下即位于南都

則臣已獲初心故自信不疑既而奉元祐皇后聖旨差臣賈

手書慶賀陛下終一登對即被簡求位居丞轄參預大政陛

下于臣可謂厚矣若不察臣之心何以至此今人言滌章深

為可畏既不究其事寔則是意必有在臣非不欲竭誠盡力

少裨萬一竊慮上負倚付之重下違進退之義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察臣誠悃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免垂老之年有以  
坐觀太平之化干冒宸嚴臣無任皇恐戰慄之至取進止又  
臣近者屢次求<sup>罷</sup>蒙陛下察臣心迹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  
又特降御札稱臣拜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城  
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復勸進臣僚所不知付尚書省行下  
照會臣一介之微而陛下左右保全雖天地造化之恩無以  
過此然臣竊自謀之心勢有不可不去者昨金人圍閉拜昌  
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為不難况臣于拜昌  
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事任重念臣世受國恩異于眾人親受  
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不敢保身全家坐視朝廷陷危故

臣忍耻含垢遁死朝夕不避金人戚族之禍遣人衝圍賫書  
于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相神助得親陛下今日中興  
之業則臣之志願足矣向若金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  
之謀畫萬一洩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  
臣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區區之忠臣自知之矣皇天后  
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矣臣之心迹顯然明白  
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去况他人乎  
况言者乎今國步艱難當惜寸陰而當路之人未暇及他而  
唯臣是攻則臣之罪大矣是言者必欲去臣而後已也臣若  
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于臣而忘朝廷之急臣亦避嫌而



不敢謀國則兩失其宜伏望 顛躋之危憫臣未退之切  
罷以宮祠許之自便既以杜言者之口亦以安悽慙之誠臣  
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

炎興下帙九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盡七月四日壬辰

紹興八年勅送到右宣義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呂用中狀

伏念先父好問昨于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金人欲圍城之  
際方除兵部尚書即值國家禍變二脛出幸勇營先父投檄  
致仕時孫樞密傳謂先父曰尚書怕死耶傳以執政留守當  
死軍前公世受國恩須承當興復之責張叔夜在傍謂先父  
曰尚書若死不怕死何不了此事叔夜則先去軍前効死也  
先父不得已而許之繼聞金人欲偽立張邦昌先父本欲閉



門不出衆皆責以不出何補不若勉強一出以裨惠動之先  
父送至省中以襖褊喻邦昌勸一面令迎康王及請元祐皇  
后權聽政事及勸卻回金人所欲留兵以明順逆是時城外  
消息斷絕于是罄竭家資加以假貸陰募李進冒犯重圍賈  
帛書往河北求訪問今上皇帝所在李進屢遭金人捶打幸  
無敗露至開德府知州王棟考其事進因以寔告棟大驚即  
差人伴送至大帥元府投下其後金人欲退先父痛念二  
齋輿不返又遣人詣大元帥府勸進此皆上下之所共知豈  
敢少有詐誕以欺罔天下也先父當時又于大雪中夜間密  
遣子弟陰與孟郡王忠厚相約請昭慈聖獻皇后入禁中正

母后之位以安宗社金人繳退先父即以兵部呂尚書貼子  
請召百官入內以邦昌手書請昭慈聖獻皇后聽政大事遂  
定主上既登寶位先父即至南京主上嘉其忠義艱難首擢  
尚書右丞遭言詆訾主上灼見底蘊出親札付尚書有其間  
有呂好問昨拜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城內外  
之爭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知之語此可驗乎當  
時金人據城反守城外虜騎連數十州殺人蔽野城中連官  
被殺者甚衆而先父遣人賈帛書犯重圍而出若使少敗露  
則必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祿校量  
利害孰重孰輕何必區區遣人犯圍自為殺身殺族之禍也



先父向若金人退方遣人賫帛書旋謀迎請昭慈聖獻皇后  
則豈敢逃天下之責蓋緣十餘年年來未有為先父發明此事者  
故士大夫亦知不本末使先父時遭謗議久不獲伸用中今  
者竊觀臣寮章疏尚以先父為言則是先父事迹終未辨明  
人子之義不可彊顏立朝亦不可嘿而而去用中已于十一  
月一日以後在假更不敢赴部供職伏望特賜敷奏如用中  
所言稍涉虛誕即乞將用中重行出責或先父事迹有寔亦  
望朝廷暴白先父勞效仍乞洵注用中一在外宮觀差遣候  
指揮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用中所陳錄送史館所乞宮觀  
不允

二十七日乙酉折彥質散官安置錢蓋落職分司許高許亢編  
管

臣僚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蓋為  
陝西五路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摠兵防河送逃至江南  
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責授彥質青散官昌化軍安置  
錢蓋落職降授朝奉郎分司高亢編管海外州軍

錢蓋落職告詞曰蓋緣推擇多所踐更付之五路之師處以  
三秦之地方鄰邑受圍之日乃藩維奔命之時所冀設稅庶  
能殫敵豈有望風而先潰專圖擁衆以自營仍縱叛止肆為  
攘奪朕方念我民之死禍汝猶探虜說以誑朝雖示小懲未



三朝正史會編  
三  
獸公論其鑄延閣之秩往陪祠官之閑尚服寬恩無重後悔  
錢蓋降官告詞曰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是惟尚謀經武之  
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責在  
將帥具官某更任使擢真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  
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sup>違</sup>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  
真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顯謨閣待  
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錢蓋復官依舊陝西經制使

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北于朝廷無毫髮利而

歲費不貲為中興患不若宋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既有舊部  
以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為國人信服僥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朝廷再欲策益麻党征復蓋職名依舊為陝  
西經制使賚誥賜益麻党征措置湟事因調發五路軍馬發  
赴行在故有是命

二十八日丙戌李綱進札子乞募兵買馬募民出財以助兵費  
募兵劄子大畧謂國家以兵為重方喫豐之時內外禁旅合  
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缺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  
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關潰散  
逃亾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



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sub>于</sub>西北方河北之人為  
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閔陝京東西流為盜賊殄壯不  
能還業者甚衆此宜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  
籍勒以部伍得數十<sub>數</sub>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  
間皆成精兵于害要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  
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畧謂金人專以鉄騎取  
勝而中國馬政不脩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  
散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  
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名而無寔其後燕山  
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為

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  
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  
揮立格式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  
戶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  
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畧  
謂國家新罹<sub>難</sub>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  
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  
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提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  
供辦又不免橫賦科取于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恣怨惟上  
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



官告度牒之類備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  
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家室可不得况財產哉命  
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亦今日不得已之  
務也得旨于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五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  
五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于諸色廂軍中揀選或召  
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  
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萬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關額禁軍  
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外東西委西路提刑司  
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材

武大小使臣克將官部隊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  
為三等格式以定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  
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式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  
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安冒有馬不籍及無  
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  
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  
給降度牒備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  
椿管聽候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搔擾  
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  
保明推賞



又議控禦之策

大畧謂唐之方鎮當時寔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于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淮沿江諸路

置帥府要即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于此余謂帥府要即之制可行但未知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即次要即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即帶兵馬鈐轄次要即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



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臣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議優旌賞

置賞功司

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左右司即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敕榜揭于

通衢

湖北群盜關瑾党忠薛廣祝靖皆赴招撫司自効其餘皆赴東

京留守司納款

温州觀察使樞密院承旨王瓌除河北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

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

白馬滑濬抵滄州依大河置巡察六使分六處以為斥堠

七月一日己丑李綱進劄子論修城池繕器械

謂國家所以脩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湮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因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禦敵之具不脩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脩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



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應州郡欲脩城池者申朝  
廷給降祠部應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

炎興下帙十

起建炎元年七月  
四日壬辰盡其日

傳雲建炎通問錄曰建炎元年<sup>口</sup>皇帝車駕到南京即寶位雲  
差出自西京永安陵頭檢視陵寢回歸至南京參見李丞相  
經首以使事相問雲即願請行得指揮赴都堂見宰執商議  
使事是時分河東河北河北<sup>路</sup>使命易通已差下周望河東路  
使命難通被差人往口多乞辭免未有人承當此行李丞相  
奏知河東奉使臣與傳雲一言而合即得旨差雲河東路奉  
國使相帥元當日授誥次日謝又次日詣都堂辭宰執取稟



使旨又商議軍前合應答事宜兼慮勇人有未曉達軍前事  
理合須取覆宰執請教黃潛善荅云今日使事係通問之初  
實情未測奉使出疆者當自有所處兼一應軍前事宜難以  
預行料度况朝廷任人不任事奉使請一面自計裁度決不  
當更問朝廷事即時交領國書及禮物拜別歸國信旣一面  
便辦行當日得指揮限次日出門即起離南京前去東京措  
置一行禮物等事七月盡間方到鞏縣便差人賁大宋通問  
旣牒去大金國河陽府投下乞計會差借舡隻渡河蒙河陽  
知府張巨侍郎回牒稱為是國號不同難以過河即時脩錄  
申朝廷外一面再移河陽稱係是于貴朝通問事理急速不

敢淹滯欲乞早希公文回示再蒙河陽府回牒稱是國號不同未  
敢擅便放令人使渡河已申取上畔指揮候得指揮別行關  
報前至第九日方得河陽關報稱今來已得上畔指揮許令  
南使渡河仍打減人送方得擺渡自河陽府至雲中計一千  
八百里來往回共九日得上件關報回接伴使副兩人俱至  
正使是王秉彝學士副使是契丹蕭太尉正使王秉彝先問  
云貴朝今來差奉使侍郎去見國相元帥不知理會甚公事  
雲荅曰某此行別無公事只為今皇皇帝方即位差雲于貴  
朝通問又問既是今皇皇帝已即位昨來所立大楚却如何  
安排雲荅曰以張太宰以郡王封之如雲今日之行郡王亦



皆預謀虜使又問此是大楚欲如此是貴朝抑令其如此虜  
答以天下四方謳歌訟獄既盡皆歸于今暉皇帝張太宰欲  
為自安之計亦只得如此虜使又言此段事上畔人當時亦  
曾預料他日大楚必須如此然而今來奉使侍郎既是去見  
國相元帥時却如何說虜答既到貴朝奉使豈敢詐偽每事  
必以實情去相告虜使嘆服稱奉使此行國相元帥必須大  
喜為是國相元帥素喜忠義之人到雲中府門外國相遣中  
書舍人出門相迎館伴大理御史文館學士李侗相見問來  
時不知貴朝有甚公牒虜答以使人遠來通問今暉皇帝令  
再三起居國相元帥自有通問國書云即君來日就行府准

備相見託館伴閱借檯卓共三十以兩卓載朝廷禮物二十  
八卓載使人私覲禮物是時朝廷禮物亦少只有錦十疋玳  
瑁家事三件使人私覲禮物于東京旅行收買打造花纈共  
作五百疋段并生薑腊茶漆器紙筆等連朝廷禮物併作三  
十檯卓館伴李侗見之亦加嗟賞稱乍經殘破之後不易措  
置禮物等如此當日鞑朝國獻羊黑水國獻馬兩國人使同  
時在帥府前伺候引見入府見三人酋長皆席地重毡趺坐  
第一人是在左監軍兀室即君權元帥職事第二人右監軍余  
覲第三人是時相公皆重毡在殿中間坐二人酋長皆戎服  
一人小帽窄衫使人當中揖少立然後跪膝打話須臾高慶



商傳指揮稱即君傳尊旨奉使遠來不易不知今日奉使差  
 來理會甚公事雲答以今暹皇帝方即位差使人于貴朝通  
 問離國中口皇帝令再三起居即君元帥倉卒差使人通問  
 百事草創禮意全未周旋即君傳尊旨本國與貴朝本來無  
 甚深怨只緣前後語言失信雲答以此事皆前朝所失又云  
 去年皇子即君兵至城下南朝本無備易破你全不知我此  
 段恩義及許割三鎮又云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語言如  
 此其信安在雲答以此亦是前朝所失又云大夫三鎮之地  
 何足計較若不失信諸事亦有商量又曰使人今日之來方  
 為通問如何才通問便來取二帝即答以今暹皇帝即位之

後慘于父兄之情寔不能忘所以差人往通問及懇禱即  
 君此事即君以為是孰敢以為非若即君以為非孰敢以為  
 是全在即君於念周旋此段祈禱之情即云使人且歸館中  
 別聽指揮差大理寺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李侗性重相見  
 默坐雖久終不發言副使下馬識遠不免發言扣之李侗願  
 盼左右前後別無人在側即發言云天下之理盛衰強弱之  
 勢古今所同只如漢武之盛恨不盡吞夷狄即律德光之強  
 恨不席卷中原然而漢武何嘗殺盡夷狄即律德光何嘗併  
 盡中國南北異宜豈可混併此是胡道自古何嘗有此理也  
 又云盛衰固自有時強弱亦自有數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



銛天下何嘗有強弱之勢賢人君子佐世因時識消長之理  
擒繼遇事達通變之權于此能變手段即于盛衰強弱之中常使  
 生靈不墜塗炭免得此一段殺戮這箇因果最為大事其他  
 不足道也又云自古聖賢舉事未有不觀乎時若時有可為  
 人棄為用即下手為之不惟事濟亦不徒費心力若時未可  
 為人不可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豈惟枉費心力事亦難濟  
 何所補哉何如觀時會通留取此事力少俟他日設施侗昨  
 見貴朝近上公卿似全未有能見事者以此謀謨廟堂豈不  
 誤事乎只如昨來虜兵到京其城未破守國相亦曾煩惱若守  
 禦稍固更傳待得數日必須別有商議及兩元帥在城下虜

兵只五七人登城上即便舉軍皆散兵勢如此人不為用  
 豈可不預知乎此段事即見貴朝公卿疎畧全不曾講究亦  
 不覺悟若稍悟此理必須留此段事力少待他日為用徒然  
 枉費心力豈不悞事乎良久又言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  
 念先世陷于虜地昨來見貴朝初得燕山舉族相慶將謂自  
 此復中華人物見覩漢衣冠之盛不謂再有此段事不知自  
 此何日再得為中華人物又顧左右前後別無人即云更少  
 三兩日間尋少果子過去夜間庶得少款曲一日晚入館對  
 坐良久又送果子來皆油麵煎果及燕山府棗栗并有西爪  
 數十盤旋燒香點茶延之說話再三懶扣之比使人遠來仰



苟見教甚多不知所懇請二帝回銜之事貴朝諸公有商議  
無館伴云固知此行俯為此事前日二公不見即君高蔽云  
通問便及二帝莫是要遣兵來取也其意亦有謂何其意謂雲又問其  
意謂初來通問合須議論他事爾若稍不曲折言不相投亦  
恐不無傷事所以只指揮使人且歸館中候別聽指揮雲再  
懇之畢竟所懇二帝之事朝貴諸公曾有商量否館伴云此  
事必須申去國中軍前恐與決此事未得館伴又云昨二帝  
過來時太上自燕山去少帝却自中去少帝過來此時亦  
住半月餘日今皆在深雪中然二太子在時却曾有此商議  
候貴朝有懇請時欲送太上回歸今二太子不在亦無此段

說話雲又問少帝如何館伴云少帝勇中原不曾有此段商  
議又在惟是昨在京城時下因有議論昨京城初下發回少  
帝入城二太子曾與國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嘗不破  
其國攜其主而歸只是兵強而已德不足也今來北兵到此  
既破其城孰若立其主刻大碑于梁宋間使天下後世知行  
兵有名且不絕人後亦使南兵自此數百年不敢動若如此  
施行不惟兵彊德亦有餘這箇功績大若只破其國攜其主  
而歸只是兵彊而已德不足也兼他日若趙氏自立即更無  
立主一段恩義兩國相遂然其說放回少帝入城後來因緣別  
有異議其論又復稍變所以其言不諧雲云議論緣何不諧



館伴云當來本差監軍兀室遂送辭免不曾入去遂差監軍下  
弟及其餘近上即君同行當時此二十餘人亦望將此事做  
一段恩義兼亦不無冀望貴朝近上公卿不悟其意遂致其  
議復變却稱國家大事不可不為長慮之計只如唐太宗固  
嘗臣事可汗及其既盛亦能生擒可汗國家大事安可不慮  
我二太子亦曾力爭其事言畢竟是貴朝秦中丞所請存趙  
氏之說是若他日趙氏自立不惟無立主一段恩義兼恐兵  
端未能已然累日商議不成遂從兀室即君之言遂復變其  
議雲又問議時不知曾問有今暉皇帝在外無云知緣之所  
以商議欲發上皇帝回蓋也又云固知此事所以尔不留

虜人守京城初推契丹蕭太尉守京城蕭太尉不曾承當又  
推劉彥宗守京城彥宗亦不曾承當緣二太子復建議云他  
日必不免趙氏再立然務廣地者荒不如守且河為界大事  
有大兵力包不住必別貽後患是用二太子之說只就城中  
別推賢人守京城此段話虜人既得河北已飽其欲方務為  
保守之計將自河以南皆已置度外矣見今反云行府日逐  
建議守河之計欲就國中差撥金人十萬人前來守河亦不  
用燕人及契丹其欲保守河北防患之心如此又云黃河豈  
可守此是胡道假饒守得河他日契丹在腹心中安保其不  
生變也館伴舊事大遼其言大槩多尊遼國類皆如此亦不



敢深然其言恐其虛誕虜又問所懇二帝之事他日有相從  
意否館伴云假使有允意亦豈肯便說盡兼方是第一次遣  
二公未必無便相許之理必須再三曲折俟其有就議之意  
然後可以商量若欲一扣便允恐無此理然既就商議兵亦  
便可休也館伴又云金國自海峒小邦崛起併二大國此事  
豈人力所能至某問前後必有朕兆以應受命之符館伴云  
別無符讖只是大遼曾言國中金氣旺盛以此應讖又過數  
日忽見館伴密來相報云南畔近日渡有人馬過河來聞渡  
失利然而南朝既遣使來議事又發人馬過河是如何竊恐  
言與事不相應即君必須差人入館來謀論此事不可不准

備也次日果見高尚書入館兼相見稱國相令傳語奉使貴朝  
既是差人來通問如何又却差兵馬過河來不知所差兵馬  
之意是如何莫是遣兵來取二帝否虜只答亦不知高尚書  
又云且如奉使不知試自揣度看如何答以只恐是紅中嘯  
聚必非朝廷之意高尚書又云已是三番差人過河來盡有  
黃榜第一番頭領是張煥被百殺之第二番是馬忠亦不曾  
得便宜第三番是張昕亦失利自潰散去三番過河人皆有  
黃榜如存却是紅中嘯聚虜答云未必朝廷之意既有二帝  
在貴朝又已遣使人通問祈請後面亦節次更差人來豈有  
更發人馬過河之理只恐其盜賊盜賊亦能黃榜不假黃榜



無以效率群衆高尚書疑其有黃榜終不然其說高尚書既去館伴再來論此事前後曾拜聞虜人見議守河之計亦不用大遼人直去國中取人來守河其防河之意甚切貴朝又發遣人過河來正犯其所忌也既是遣使故與人議事又發人過河竊恐言與事相應其事如何可以商量得兼是人馬過河不曾得便宜彼小人不能成事徒為此紛：何所補哉此段事又是貴朝近上公卿憲事不長既款款之酒荅以軟語影帶看候得時來整頓得人馬可用然後施設如何動必輕舉如此何能成事兼伺嘗聞自古善治國之說有如治病如是病即去其脛口病即去其股然後可以異一體之安全

若足病不能去其脛：病不能去其股竊恐併與一體不能安全昔年大遼之失正緣如此昇平既久人不習戰一旦金人之起不謀自治之術恃大弗戒謂金人小國不足畏今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明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即散募烏合之衆為用蓋大遼舊少食糧軍以食糧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為不足又募僧兵是為四軍人雖多亦皆烏合不為用及至潰散回歸又皆散為盜賊將大遼不經殘破州郡軍各自蹂踐其寔金人所破州軍十無一處其餘皆潰軍自行燒劫及蹂踐占捷將來貴朝弄兵不已且防潰散軍馬歸來自殘破了州府當日大遼亦是三百餘座



州軍青朝是四百餘州軍兩國地里廣狹亦不相遠今來貴  
朝若截河為界南畔州府甚多尚有三百餘座誠能保全力  
亦不小何須更發人過來引惹事端合早謀休兵之計以圖  
自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



書